

萬 有 文 庫

第 二 集 七 百 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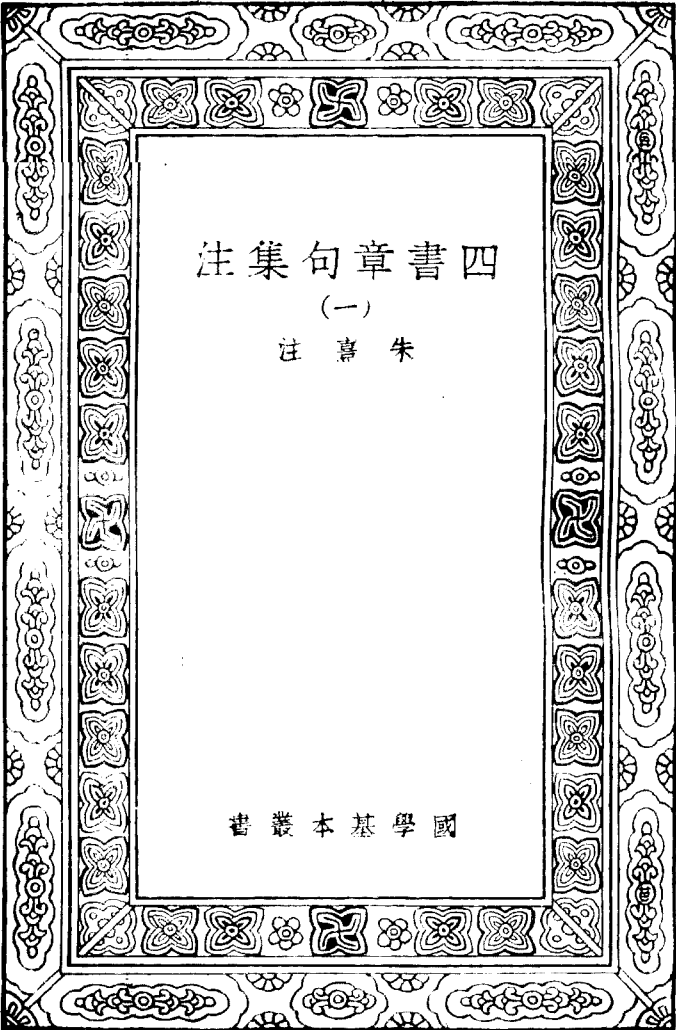
四 書 章 句 集 注

(一)

朱 熹 注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



四書章句集注

(一)

朱熹注

國學基本叢書

大學章句序

大學之書。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。蓋自天降生民。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。然其氣質之稟。或不能齊。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。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。出於其間。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。使之治而教之。以復其性。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。而司徒之職。典樂之官。所由設也。三代之隆。其法寔備。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。莫不有學。人生八歲。則自王公以下。至於庶人之子弟。皆入小學。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。禮樂射御書數之文。及其十有五年。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。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。與凡民之俊秀。皆入大學。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。

此又學校之教。大小之節。所以分也。夫以學校之設。其廣如此。教之之術。其次第節目之詳。又如此。而其所以爲教。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。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。是以當世之人。無不學。其學焉者。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。職分之所當爲。而各俛焉以盡其力。此古昔盛時。所以治隆於上。俗美於下。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。及周之衰。賢聖之君不作。學校之政不修。教化陵夷。風俗頹敗。時則有若孔子之聖。而不得君師之位。以行其政教。於是獨取先王之法。誦而傳之。以詔後世。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。固小學之支流餘裔。而此篇者。則因小學之成功。以著大學之明法。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。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。三千之徒。蓋莫不聞其說。而曾氏之傳。獨得其宗。於是作爲傳義。以發其意。及孟子沒。而其傳泯焉。則其書雖存。而知者鮮矣。自

是以來。俗儒記誦詞章之習。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。異端虛無寂滅之教。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。其他權謀術數。一切以就功名之說。與夫百家衆技之流。所以惑世誣民。充塞仁義者。又紛然雜出乎其間。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。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。晦盲否塞。反覆沈痼。以及五季之衰。而壞亂極矣。天運循環。無往不復。宋德隆盛。治教休明。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。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。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。既又爲之次其簡編。發其歸趣。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。聖經賢傳之指。粲然復明於世。雖以熹之不敏。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。顧其爲書。猶頗放失。是以忘其固陋。采而輯之。間亦竊附己意。補其闕略。以俟後之君子。極知僭踰無所逃罪。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。學者修己治人之方。則未必無小補云。淳熙己酉二月甲子。新安朱熹序。

大學章句

大，舊音泰。今讀如字。

子程子曰：大學，孔氏之遺書，而初學入德之門也。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

第者，獨賴此篇之存，而論孟次之。學者必由是而學焉，則庶乎其不差矣。

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

程子曰：親，當作新。○大學者，大人之學也。明，明之也。明德者，人之所得乎天，而虛靈不昧，以具

衆理而應萬事者也。但爲氣稟所拘，人欲所蔽，則有時而昏。然其本體之明，則有未嘗息者。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，以復其初也。新者，革其舊之謂也。言既自明其明德，又當推以及人，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。止者，必至於是不遷之意。至善，則事理當然之極也。言明明德新民，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。蓋必有以盡夫天理之極，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。此三者，大學之綱領也。 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

后能靜，靜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慮，慮而后能得。

后與後同。後放此。○止者，所當止之地，即至善之所在也。知之，則志有定向。靜，謂心

不妄動。安，謂所處而安。慮，謂處事精詳。得，謂得其所止。

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

明德爲本，新民爲末。知止爲始，能

得爲終。本始所先，末終所後。此結上文兩節之意。

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。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。

欲齊其家者。先脩其身。欲脩其身者。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。先誠其意。欲誠其

意者。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

治平聲。後放此。○明明德於天下者。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。心者。身之所主也。誠。實也。意者。心之所發也。實其心之所發。欲其一

於善而無自欺也。致。推極也。知。猶識也。推極吾之知識。欲其所知無不盡也。格。至也。物。猶事也。窮至事物之理。欲其極處無不到也。此八者。大學之條目也。物格而后知至。知至

而后意誠。意誠而后心正。心正而后身脩。身脩而后家齊。家齊而后國治。國治

而后天下平。

治去聲。後放此。○物格者。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。知至者。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。知既盡。則意可得而實矣。意既實。則心可得而正矣。脩身以上。明明德之事也。齊家以下。新民之事也。

物格知至。則知所止矣。意誠以下。則皆得所止之序也。

自天子以至於庶人。壹是皆以脩身為本。

壹是。一切也。正心以上。皆所以脩身也。齊

家以下。則舉此而措之耳。

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。其所厚者薄。而其所薄者厚。未之有也。

本。謂身也。

所厚。謂家也。此兩節。結上文兩節之意。

右經一章。蓋孔子之言。而曾子述之。

凡二百五字。

其傳十章。則曾子之意。而門

人記之也。舊本頗有錯簡。今因程子所定。而更考經文。別爲序次。如左。

凡千五百四十六字。○凡傳文。雜引經傳。若無統紀。然文理接續。血脉貫通。深淺始終。至爲精密。熟讀詳味。久當見之。今不盡釋也。

康誥曰。克明德。

康誥。周書。克。能也。

大甲曰。顧諟天之明命。

大讀作泰。諟。古是字。○大甲。商書。顧。謂常目在之也。諟。猶此也。或曰審也。

天之明命。即天之所以與我。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。常目在之。則無時不明矣。

帝典曰。克明峻德。

峻。書作俊。○帝典。堯典。虞書。峻。大也。

皆自明也。

結所引書。皆

言自明已德之意。

右傳之首章。釋明明德。

此通下三章。至止於信。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。

湯之盤銘曰。苟日新。日日新。又日新。

盤。沐浴之盤也。銘。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。苟。誠也。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。如沐浴其身以去垢。故銘其盤。言誠能

一日。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。則當因其已新者。而日日新之。又日新之。不可略有間斷也。

康誥曰。作新民。

鼓之舞之之謂作。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。

詩曰。周雖舊

邦。其命惟新。

詩。大雅文王之篇。言周國雖舊。至於文王。能新其德以及於民。而始受天命也。

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

自新新民。皆欲止於至善也。

右傳之二章。釋新民。

詩云。邦畿千里。惟民所止。

詩。商頌玄鳥之篇。邦畿。王者之都也。止。居也。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。

詩云。緡蠻黃鳥。止于丘

隅。子曰於止。知其所止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。

繙詩作繙。○詩。小雅繙變之篇。繙變。鳥聲。丘隅。岑蔚之處。子曰以下。孔子說詩之辭。言人當

知所當止之處也。

詩云。穆穆文王。於緝熙敬止。爲人君。止於仁。爲人臣。止於敬。爲人子。止

於孝。爲人父。止於慈。與國人交。止於信。

於緝之於音烏。○詩。文王之篇。穆穆。深遠之意。於。歎美辭。緝。繼續也。熙。光明也。敬止。言其無不敬而

安所止也。引此而言聖人之止。無非至善。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。學者於此。究其精微之蘊。而又推類以盡其餘。則於天下之事。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。

詩云。瞻彼淇澳。萋竹猗

猗。有斐君子。如切如磋。如琢如磨。瑟兮僩兮。赫兮喧兮。有斐君子。終不可諠兮。

如切如磋者。道學也。如琢如磨者。自脩也。瑟兮僩兮者。恂慄也。赫兮喧兮者。威

儀也。有斐君子。終不可諠兮者。道盛德至善。民之不能忘也。

澳於六反。斐詩作綠。猗叶韻。音阿。僩下版反。喧詩作

喧。諠詩作諠。並說晚反。恂鄭氏讀作峻。○詩。衛風淇澳之篇。淇。水名。澳。隈也。猗猗。美盛貌。與也。斐。文貌。切以刀鋸。琢以椎鑿。皆裁物使成形質也。磋以鏈錫。磨以沙石。皆治物使其滑澤也。治骨角者。既切而復磋之。治

玉石者。既琢而復磨之。皆言其治之有緒。而益致其精也。瑟。嚴密之貌。僩。武毅之貌。赫喧。宣著盛大之貌。諠。忘也。道。言也。學。謂講習討論之事。自脩者。省察克治之功。恂慄。戰懼也。威。可畏也。儀。可象也。引

詩而釋之。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。道學自脩。言其所以得之由。恂慄威儀。言其德容表裏之盛。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。

詩云。於戲前王不忘。君子賢其賢

而親其親。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。此以沒世不忘也。

於戲音嗚呼。樂音洛。○詩。周頌烈文之篇。於戲。歎辭。前王。謂文武也。

君子。謂其後賢後王。小人。謂後民也。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。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。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。愈久而不忘也。此兩節。咏歎淫泆。其味深長。當熟玩之。

右傳之三章。釋止於至善。

此章內。自引淇澳詩以下。舊本誤在誠意章下。

子曰。聽訟。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。無情者不得盡其辭。大畏民志。此謂知本。

猶人。不異於人也。情。實也。引夫子之言。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。不敢盡其虛誕之辭。蓋我之明德既明。自然有以長服民之心志。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。觀於此言。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。

右傳之四章。釋本末。

此章舊本。誤在止於信下。

此謂知本。

程子曰。衍文也。

此謂知之至也。

此句之上。別有關文。此特其結語耳。

右傳之五章。蓋釋格物致知之義。而今亡矣。

此章舊本通下章。誤在經文之下。

閒嘗竊取程

子之意。以補之。曰。所謂致知在格物者。言欲致吾之知。在卽物而窮其

理也。蓋人心之靈。莫不有知。而天下之物。莫不有理。惟於理有未窮。故

其知有不盡也。是以大學始教，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，以求至乎其極。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，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。此謂物格。此謂知之至也。

所謂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謂自謙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惡好上字皆去聲。謙讀爲慊。苦劫反。○誠其意者，自脩之首也。毋者，禁止之辭。自欺云者，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。謙，快也。足也。獨者，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。言欲自脩者，知爲善以去其惡，則當

實用其力，而禁止其自欺，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，好善則如好好色，皆務決去，而求必得之，以自快足於己。不可徒苟且，以殉外而爲人也。然其實與不實，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，故必謹之於此，以審其幾焉。小人

閑居爲不善，無所不至，見君子而后厭然，揜其不善而著其善，人之視己，如見其肺肝然，則何益矣。此謂誠於中，形於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閑音閑。厭鄭氏讀爲贖。○閑居，獨處也。厭然，

消沮閉藏之貌。此言小人陰爲不善，而陽欲揜之，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，但不能實用其力，以至此耳。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，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，則亦何益之有哉。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，而必謹其獨也。曾

子曰：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？引此以明上文之意。言雖幽獨之中，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，可畏之甚也。富潤屋，德潤身心。

廣體胖，故君子必誠其意。胖，步丹反。○胖，安舒也。言富則能潤屋矣，德則能潤身矣，故心無愧怍，則體常舒泰。德之潤身者然也。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。故

又言此以結之。

右傳之六章釋誠意。經曰：欲誠其意，先致其知。又曰：知至而后意誠。蓋心誠之明，有所未盡，則其所發，必有不能實用其力，而苟焉以自欺者。然或已明而不謹乎

此，則其所明又非已有，而無以為進德之基，故此章之指，必承上章而通考之。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，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。

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，身有所忿懣，則不得其止，有所恐懼，則不得其正，有所

好樂，則不得其正，有所憂患，則不得其正。程子曰：身有之身當作心。忿，弗粉反。懣，勑勑反。好樂並去聲。○忿懣，怒也。蓋是四者，皆心之用，而

人所不能無者，然一有之而不能察，則欲動情勝，而其用之所行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。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。

心有不存，則無以檢其身，是以君子必察乎此，而敬以直之。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。此謂脩身在正其心。

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。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。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，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。然或但知誠意，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，則又無以直內

而脩身也。○自此以下。並以舊文爲正。

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。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。之其所賤惡而辟焉。之其所畏敬而辟焉。之其所哀矜而辟焉。之其所敖惰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惡。惡而知其美者。天下鮮矣。辟讀爲僻。惡而之。惡敖好並去聲。鮮上聲。○人。謂衆人之。猶於也。辟。猶偏也。五者。在人本有當然之則。然常人之情。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。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。

故諺有之曰。人莫知其子之惡。莫知其苗之碩。諺音彥。碩叶韻時皆反。○諺。俗語也。溺愛者不明。貪得者無厭。是則偏之爲害。而家之

所以不齊也。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。

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。

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。其家不可教。而能教人者。無之。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。孝者。所以事君也。弟者。所以事長也。慈者。所以使衆也。弟去聲。長上聲。○身脩則家可教矣。孝弟

慈。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。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。不外乎此。此所以家齊於上。而教成於下也。

康誥曰。如保赤子。心誠求之。雖不中。不

遠矣。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。

中去聲。○此引書而釋之。又明立教之本。不假強爲。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。

一家仁。一國興仁。

一家讓。一國興讓。一人貪戾。一國作亂。其機如此。此謂一言僨事。一人定國。

音饋

驚。○一人。謂君也。機。發動所由也。值。覆敗也。此言教成於國之效。

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。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

從之。其所令反其所好。而民不從。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。無諸己而后

非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。而能喻諸人者。未之有也。

好去聲。○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。有善於己。然後可以責人之善。無惡於己。

然後可以正人之惡。皆推己以及人。所謂恕也。不如此。則所令反其所好。而民不從矣。喻。曉也。

故治國在齊其家。

通結上文。

詩云。桃之夭夭。其葉

蓁蓁。之子于歸。宜其家人。宜其家人。而后可以教國人。

天平聲。蓁。音臻。○詩。周南。桃夭之篇。天天。少好貌。蓁蓁。美盛

貌。與也。之子。猶言是子。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。婦人謂嫁曰歸。宜。猶善也。

詩云。宜兄宜弟。宜兄宜弟。而后可以教國人。

詩。小雅。蓁蓁

篇。詩云。其儀不忒。正是四國。其爲父子兄弟足法。而后民法之也。

詩。曹風。鳴鳩篇。忒。差也。

此

謂治國在齊其家。

此三引詩。皆以詠歎上文之事。而又結之如此。其味深長。最宜潛玩。

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

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。上老老而民興孝。上長長而民興弟。上恤孤而民不

倍。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

長上聲。弟去聲。倍與背同。絜胡結反。○老老。所謂老吾老也。興。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。孤者。幼而無父之稱。絜。度也。矩。所以爲方也。

昔此三者。上行下效。捷於影響。所謂家齊而國治也。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。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。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。推以度物。使彼我之間。各得分願。則上下四旁。均齊方正。而天下平矣。

所惡於

上。毋以使下。所惡於下。毋以事上。所惡於前。毋以先後。所惡於後。毋以從前。所

惡於右。毋以交於左。所惡於左。毋以交於右。此之謂絜矩之道。

惡先並去聲。○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。如

不欲上之無禮於我。則必以此度下之心。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。不欲下之不忠於我。則必以此度上之心。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。至於前後左右。無不皆然。則身之所處。上下四旁。長短廣狹。彼此如一。而無不方矣。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。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。所操者約。而所及者廣。此平天下之要道也。故章內之意。皆自此而推之。

詩云。樂只君子。民之父母。民之所好好

之。民之所惡惡之。此之謂民之父母。

樂音洛。只音紙。好惡並去聲。下並同。○詩。小雅南山有臺之篇。只。語助辭。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。則是愛民如

子。而民愛之如父母矣。

詩云。節彼南山。維石巖巖。赫赫師尹。民具爾瞻。有國者不可以不慎。

辟則爲天下僂矣。師尹氏也。具俱也。辟偏也。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。若不能絜矩而好惡殉

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。爲天下之大戮矣。詩云：殷之未喪師，克配上帝。儀監于殷，峻命不易。道得衆則得

國，失衆則失國。喪去聲。儀詩作宜。峻詩作駿。易去聲。○詩：文王篇。師衆也。配對也。配上帝。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。監視也。峻大也。不易言難僂也。道言也。引詩而言

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。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。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。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

土，有土此有財，有財此有用。先慎乎德。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。德即所謂明德。有人謂得衆。有土謂得國。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。有德者本也。

財者末也。本上文而言。外本內末，爭民施奪。人君以德爲外，以財爲內，則是爭鬪其民。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。蓋財者人之所同欲，不能絜矩而欲專之，則民亦起而爭奪

矣。是故財聚則民散，財散則民聚。外本內末故財聚。爭民施奪故民散。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。是故言悖而出者，亦悖

而入。貨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出。悖布內反。○悖逆也。此以言之出入。明貨之出入也。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。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。康誥曰：

惟命不于常，道善則得之，不善則失之矣。道言也。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。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。楚書曰：楚

國無以爲寶，惟善以爲寶。楚書。楚語。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。舅犯曰：亡人無以爲寶，仁親以爲寶。

舅犯。晉文公舅狐偃。字子犯。亡人。文公時爲公子。出亡在外也。仁。愛也。事見檀弓。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。

秦誓曰。若有一个臣。斷斷兮。無他技。

其心休休焉。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技。若己有之。人之彥聖。其心好之。不啻若自

其口出。寔能容之。以能保我子孫黎民。尙亦有利哉。人之有技。媚疾以惡之人

之彥聖。而違之。俾不通。寔不能容。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。亦曰殆哉。今古賀反。書作

媚音冒。○秦誓。周書。斷斷。誠一之貌。彥。美士也。聖。通明也。尙。庶幾也。媚。忌也。違。拂戾也。殆。危也。唯仁人放流之。迸諸四夷。不與同中

國。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。能惡人。迸讀爲屏。古字通用。○迸。猶逐也。言有此媚疾之人。妨賢而病

也。見賢而不能舉。舉而不能先。命也。見不善而不能退。退而不能遠。過也。命。鄭氏云。

當作慢。程子云當作怠。未詳孰是。遠去聲。○若此者。知所愛惡矣。而未能盡愛惡之道。蓋君子而未仁者也。好人之所惡。惡人之所好。是謂拂人之

性。菑必逮夫身。菑。古災字。夫音扶。○拂。逆也。好善而惡惡。人之性也。至於拂人之性。則不仁之甚是

故君子有大道。必忠信以得之。驕泰以失之。君子。以位言之。道。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。發己自盡爲忠。循物無違謂信。驕者矜高。泰者侈。

肆。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。章內三言得失。而語益加切。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。

生財有大道。生之者衆。食之者寡。爲之者疾。

用之者舒。則財恆足矣。

恆胡登反。○呂氏曰。國無遊民。則生者衆矣。朝無幸位。則食者寡矣。不奪農時。則爲之疾矣。量入爲出。則用之舒矣。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。以明足國

之道。在乎務本而節用。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。自此以至終篇。皆一意也。

仁者以財發身。不仁者以身發財。發。猶起也。仁者散財以得民。不仁者亡身以

殖。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。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。未有府庫財非其

財者也。

上好仁以愛其下。則下好義以忠其上。所以事必有終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。

孟獻子曰。畜馬乘。不察於雞豚。伐冰之家。

不畜牛羊。百乘之家。不畜聚斂之臣。與其有聚斂之臣。寧有盜臣。此謂國不以

利爲利。以義爲利也。

畜許六反。乘斂並去聲。○孟獻子。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。畜馬乘。士初試爲大夫者也。伐冰之家。卿大夫以上。喪祭用冰者也。百乘之家。有采地者也。君子寧亡己之

財。而不忍傷民之力。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。此謂以下。釋獻子之言也。

長國家而務財用者。必自小人矣。彼爲善之。小人

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。雖有善者。亦無如之何矣。此謂國不以利爲利。以義爲

利也。

長上聲。彼爲善之此句上下。疑有闕文誤字。○自。由也。言由小人導之也。此一節。深明以利爲利之害。而重言以結之。其丁寧之意切矣。

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。

此章之義。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。皆推廣絜矩之意也。能如是。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。而天下平矣。

凡傳

十章。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。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。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。第六章乃誠身之本。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。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。

中庸章句序

中庸何爲而作也。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。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。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。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。堯之所以授舜也。人心惟危。道心惟微。惟精惟一。允執厥中者。舜之所以授禹也。堯之一言。至矣盡矣。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。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。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。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。一而已矣。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。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。或原於性命之正。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。是以或危殆而不安。或微妙而難見耳。然人莫不有是形。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。亦莫不有是性。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。二者雜於方寸之間。而不知所以治之。則危者愈危。微者愈微。而天理之

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。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。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。從事於斯。無少間斷。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。而人心每聽命焉。則危者安。微者著。而動靜云爲。自無過不及之差矣。夫堯舜禹。天下之大聖也。以天下相傳。天下之大事也。以天下之大聖。行天下之大事。而其授受之際。丁寧告戒。不過如此。則天下之理。豈有以加於此哉。自是以來。聖聖相承。若成湯文武之爲君。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。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。若吾夫子。則雖不得其位。而所以繼往聖。開來學。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。然當是時。見而知之者。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。及曾氏之再傳。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。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。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。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。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。更互演繹。作爲此書。以詔後之學者。蓋其憂之也深。

故其言之也切。其慮之也遠。故其說之也詳。其曰天命率性。則道心之謂也。其曰擇善固執。則精一之謂也。其曰君子時中。則執中之謂也。世之相後。千有餘年。而其言之不異。如合符節。歷選前聖之書。所以提挈綱維。開示蘊奧。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。自是而又再傳。以得孟氏。爲能推明是書。以承先聖之統。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。則吾道之所寄。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。而異端之說。日新月盛。以至於老佛之徒出。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。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。故程夫子兄弟者出。得有所考。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。得有所據。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。蓋子思之功。於是爲大。而微程夫子。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。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。而凡石氏之所輯錄。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。是以大義雖明。而微言未析。至其門人所自爲說。則雖頗詳盡。而多所發明。然倍其師說而

淫於老佛者。亦有之矣。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。沈潛反復。蓋亦有年。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。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。旣爲定著章句一篇。以俟後之君子。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。名以輯略。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。別爲或問。以附其後。然後此書之旨。支分節解。脈絡貫通。詳略相因。巨細畢舉。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。亦得以曲暢旁通。而各極其趣。雖於道統之傳。不敢妄議。然初學之士。或有取焉。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。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。

中庸章句

中者。不偏不倚。無過不及之名。庸。平常也。

子程子曰。不偏之謂中。不易之謂庸。中者天下之正道。庸者天下之定理。

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。子思恐其久而差也。故筆之於書。以授孟子。其書

始言一理。中散爲萬事。末復合爲一理。放之則彌六合。卷之則退藏於密。

其味無窮。皆實學也。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。則終身用之。有不能盡者矣。

天命之謂性。率性之謂道。脩道之謂教。

命。猶令也。性。卽理也。天以陰陽五行。化生萬物。氣以成形。而理亦賦焉。猶命令也。於是人物之生。因各得

其所賦之理。以爲健順五常之德。所謂性也。率。循也。道。猶路也。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。則其日用事物之間。莫不各有當行之路。是則所謂道也。脩。品節之也。性道雖同。而氣稟或異。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。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。以爲法於天下。則謂之教。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。蓋人之所以爲人。道之所以爲道。聖人之所以爲教。原其所自。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。學者知之。則其於學。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。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。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。

道也者。不可須臾離也。可離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。恐懼

乎其所以不聞。

離去聲。○道者。日用事物當行之理。皆性之德而具於心。無物不有。無時不然。所以不可須臾離也。若其可離。則爲外物而非道矣。是以君子之心。常存敬畏。雖不見聞。亦不敢忽。所以存

天理之本然。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。

莫見乎隱。莫顯乎微。故君子慎其獨也。

見音現。○隱。暗處也。微。細事也。獨者。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

地也。言幽暗之中。細微之事。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。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。則是天下之事。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。是以君子既常戒懼。而於此尤加謹焉。所以遏人欲於將萌。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。以至離道之遠也。

喜怒哀樂之未發。謂之中。發而皆中節。謂之和。中也者。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。

天下之達道也。

樂音洛。中節之中去聲。○喜怒哀樂。情也。其未發。則性也。無所偏倚。故謂之中。發皆中節。情之正也。無所乖戾。故謂之和。大本者。天命之性。天下之理皆由此出。道之體

也。達道者。循性之謂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。道之用也。此言性情之德。以明道不可離之意。

致中和。天地位焉。萬物育焉。

致。推而極之也。位。安其所也。育者。

遂其生也。自戒懼而約之。以至於至靜之中。無少偏倚。而其守不失。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。自謹獨而精之。以至於應物之處。無少差謬。而無適不然。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。蓋天地萬物。本我一體。吾之心正。則天地之心亦正矣。

吾之氣順。則天地之氣亦順矣。故其效驗至於如此。此學問之極功。聖人之能事。初非有待於外。而修道之教。亦在其中矣。是其一體一用。雖有動靜之殊。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。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。故於此合而言之。以結上

文之意。

右第一章。子思述所傳之意。以立言。首明道之本原。出於天而不可易。

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。次言存養省察之要。終言聖神功化之極。蓋欲學者於此。反求諸身而自得之。以去夫外誘之私。而充其本然之善。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。其下十章。蓋子思引夫子之言。以終此章之義。

仲尼曰。君子中庸。小人反中庸。

中庸者。不偏不倚。無過不及。而平常之理。乃天命所當然。精微之極致也。惟君子爲能體之。小人反是。

君子之

中庸也。君子而時中。小人之中庸也。小人而無忌憚也。

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。程子亦以爲然。今從之。○君子之所以爲

中庸者。以其有君子之德。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。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。以其有小人之心。而又無所忌憚也。蓋中無定體。隨時而在。是乃平常之理也。君子知其在己。故能戒謹不睹。恐懼不聞。而無時不中。小人不知有此。則肆欲妄行。而無所忌憚矣。

右第二章。

此下十章。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。文雖不屬。而意實相承也。變和言庸者。游氏曰。以性情言之。則曰中和。以德行言之。則曰中庸是也。然中庸之中。實兼中和之義。

子曰。中庸其至矣乎。民鮮能久矣。

鮮上聲。下同。○過則失中。不及則未至。故惟中庸之德爲至。然亦人所同得。初無難事。但世教衰。民不興行。故鮮能之。今已久

矣。論語
無能字。

右第三章。

子曰。道之不行也。我知之矣。知者過之。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。我知之矣。賢者過之。不肖者不及也。

知者之知去聲。○道者。天理之當然。中而已矣。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。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。知者知之過。既以道爲不足行。愚者不及知。又不知所以行。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。賢者行之過。既以道爲不足知。不肖者不及行。又不求所以知。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。人莫不飲食也。鮮能知味也。

幣之。

右第四章。

子曰。道其不行矣夫。

夫音扶。○由不明。故不行。

右第五章。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。以起下章之意。

子曰。舜其大知也。與。舜好問而好察邇言。隱惡而揚善。執其兩端。用其中於民。

其斯以爲舜乎。

知去聲。與平聲。好去聲。○舜之所以爲大知者。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。邇言者。淺近之言。猶必察焉。其無遺善可知。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。其善者則播而不匿。其廣大

光明又如此。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。兩端。謂衆論不同之極致。蓋凡物皆有兩端。如大小厚薄之類。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。而量度以取中。然後用之。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。然非在我之權度。精切不差。何以與此。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。而道之所以行也。

右第六章。

子曰。人皆曰。予知。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。而莫之知辟也。人皆曰。予知。擇乎

中庸。而不能期月守也。

予知之知去聲。罟音古。獲胡化反。阱才性反。辟避同。期居之反。○罟。網也。獲。機檻也。陷阱。坑坎也。皆所以掩取禽獸者也。擇乎中庸。辨別衆理。以求所

謂中庸。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。期月。匝一月也。言知禍而不知辟。以况能擇而不能守。皆不得爲知也。

右第七章。

承上章大知而言。又舉不明之端。以起下章也。

子曰。回之爲人也。擇乎中庸。得一善。則拳拳服膺。而弗失之矣。

回。孔子弟子。顏淵名。拳拳。奉持之貌。服。服。

猶著也。膺。胸也。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。言能守也。顏子蓋真知之。故能擇能守如此。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。而道之所以明也。

右第八章

子曰：天下國家，可均也，爵祿可辭也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。

均，平治也。三者亦知仁勇之事。天

下之至難也。然不必其合於中庸，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。若中庸，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。然非義精仁熟，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，不能及也。三者難而易，中庸易而難。此民之所以鮮能也。

右第九章

亦承上章以起下章。

子路問強。

子路，孔子弟子仲由也。子路好勇，故曰強。

子曰：南方之強與，北方之強與，抑而強與。

與，平聲。抑，語辭。

而，汝也。

寬柔以教，不報無道，南方之強也。君子居之。

寬柔以教，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。不報無道，謂橫逆之來，直受之而不報。

也。南方風氣柔弱，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。君子之道也。

衽金革，死而不厭，北方之強也。而強者居之。

衽，席也。金，戈兵之屬。革，甲冑

之屬。北方風氣剛勁，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。強者之事也。

故君子和而不流，強哉矯，中立而不倚，強哉矯。國有道，

不變塞焉，強哉矯。國無道，至死不變，強哉矯。

此四者，汝之所當強也。矯，強貌。詩曰：矯矯虎

未達之所守。國無道，不變平生之所守也。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。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，不能擇而守也。君子之強，孰大於是。夫子以是告子路者，所以抑其血氣之剛，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。

右第十章

子曰：素隱行怪，後世有述焉，吾弗爲之矣。

素·按漢書當作索·蓋字之誤也·索隱行怪·言深求隱僻之理·而過爲詭異之行也·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

名·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·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·行之過而不用其中·不當強而強者也·聖人豈爲之哉·

君子遵道而行，半途而廢，吾弗能已矣。

遵

而行·則能擇乎善矣·半途而廢·則力之不足也·此其知雖足以及之·而行有不逮·當強而不強者也·已·止也·聖人於此·非勉焉而不敢廢·蓋至誠無息·自有所不能止也·

君子依乎中庸，遯

世不見知而不悔，唯聖者能之。

不爲索隱行怪·則依乎中庸而已·不能半途而廢·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·此中庸之成德·知之盡·仁之至·不賴勇而裕如者·正吾夫

子之事·而猶不自居也·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·

右第十一章

子思所引夫子之言·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·蓋此篇大旨·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·故於篇首·卽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情之·舜·知也·顏淵·仁也·子路·勇也·

三者廢其一·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·餘見第二十章·

君子之道，費而隱。

費·符味反·○費·用之廣也·隱·體之微也·

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焉；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

有所不知焉；夫婦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；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；天地

之大也。人猶有所憾。故君子語大，天下莫能載焉；語小，天下莫能破焉。

○與去聲。○君子之

道。近自夫婦居室之間。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。其大無外。其小無內。可謂費矣。然其理之所以然。則隱而莫之見也。蓋可知可能者。道中之一事。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。則舉全體而言。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。侯氏曰。聖

人所不知。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。所不能。如孔子不得位。堯舜病博施之類。愚謂人所憾於天地。如覆載生成之偏。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。

詩云。鳶飛戾天。魚躍于淵。言

其上下察也。

焉。余專反。○詩。大雅旱麓之篇。鳶。鷂類。戾。至也。察。著也。子思引此詩。以明化育流行。上下昭著。莫非此理之用。所謂費也。然其所以然者。則非見聞所及。所謂隱也。故程子曰。此一

節。子思喫緊爲人處。活潑潑地。讀者其致思焉。

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。及其至也。察乎天地。

結上文。

右第十二章。子思之言。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。其下八章雜

引孔子之言以明之。

子曰。道不遠人。人之爲道而遠人。不可以爲道。

道者。率性而已。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。故常不遠於人。若爲道者。厭其卑近。以爲不

足爲。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。則非所以爲道矣。

詩云。伐柯伐柯。其則不遠。執柯以伐柯。睨而視之。猶以爲遠。

故君子以人治人。改而止。

睨。研計反。○詩。豳風伐柯之篇。柯。斧柄。則。法也。睨。邪視也。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。彼柯長短之法。在此柯耳。然猶有彼此之別。故伐者視之。

猶以爲遠也。若以人治人。則所以爲人之道。各在當人之身。初無彼此之別。故君子之治人也。卽以其人之道。還治其人之身。其人能改。卽止不治。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行。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。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。

忠恕違道不遠。施諸己而不願。亦勿施於人。盡己之心爲忠。推己及人爲恕。遠。去也。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遠。言自此至彼。相去不遠。非

背而去之之謂也。道。卽其不遠者是也。施諸己而不願。亦勿施於人。忠恕之事也。以己之心度人之心。未嘗不同。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。故己之所不欲。則勿以施之於人。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。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

也。君子之道四。丘未能一焉。所求乎子。以事父。未能也。所求乎臣。以事君。未能

也。所求乎弟。以事兄。未能也。所求乎朋友。先施之。未能也。庸德之行。庸言之謹。

有所不足。不敢不勉。有餘不敢盡。言願行。行願言。君子胡不慥慥爾。子臣弟友四字絕句。○求。猶

責也。道不遠人。凡己之所以責人者。皆道之所當然也。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。庸。平常也。行者踐其實。謹者擇其可。德不足而勉。則行益力。言有餘而訥。則謹益至。謹之至則言願行矣。行之力則行願言矣。慥慥。篤實貌。言君

子之言行如此。豈不慥慥乎。贊美之也。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。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。

右第十三章。道不遠人者。夫婦所能。丘未能一者。聖人所不能。皆費也。而其所以然者。則至隱存焉。下章放此。

君子素其位而行。不願乎其外。素。猶見在也。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。而爲其所當爲。無慕乎其外之心也。素富貴行乎富貴。

素貧賤行乎貧賤。素夷狄行乎夷狄。素患難行乎患難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。

難去聲。○此言素其位而行也。

在上位不陵下。在下位不援上。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。上不怨

天下不尤人。

援平聲。○此言不願乎其外也。

故君子居易以俟命。小人行險以徼幸。

易去聲。○易。平地也。居易。素位

而行也。俟命。不願乎外也。徼。求也。幸。謂所不當得而得者。

子曰。射有似乎君子。失諸正鵠。反求諸其身。

正音征。鵠工毒反。○畫布

曰正。椽皮曰鵠。皆侯之中。射之的也。子思引此孔子之言。以結上文之意。

右第十四章

子思之言也。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。

君子之道。辟如行遠。必自邇。辟如登高。必自卑。

辟。譬也。

詩曰。妻子好合。如鼓瑟琴。

兄弟既翕。和樂且耽。宜爾室家。樂爾妻帑。

好去聲。耽詩作滿。亦音耽。樂音洛。○詩。小雅常棣之篇。鼓瑟琴。和也。翕。亦合也。耽。亦樂也。

帑。子孫也。子曰。父母其順矣乎。

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。人能於妻子。宜於兄弟如此。則父母其安樂之矣。子思引詩及此語。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。

右第十五章

子曰：鬼神之爲德，其盛矣乎。

程子曰：鬼神，天地之功用，而造化之迹也。張子曰：鬼神者，二氣之良能也。愚謂以二氣言，則鬼者陰之靈也，神者陽之靈也。以一氣言，則至

而伸者爲神，反而歸者爲鬼。其實一物而已。爲德，猶言性情功效。

視之而弗見，聽之而弗聞，體物而不可遺。

鬼神無形與聲，然物之終始，莫非陰

陽合散之所爲，是其爲物之體，而物所不能遺也。其言體物，猶易所謂幹事。

使天下之人，齊明盛服，以承祭祀。洋洋乎，如在其上。

如在其左右。

齊側皆反。○齊之爲言齊也，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。明，猶潔也。洋洋，流動充滿之意。能使

悽愴，此百物之精也。神之著也。正謂此爾。

詩曰：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。度待洛反，射音亦。詩作數。○詩，大

厭也。言厭忘而不敬也。思，語辭。

夫微之顯，誠之不可揜如此夫。夫音扶。○誠者，真實無妄之謂。陰陽合散，無非實者，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。

右第十六章

不見不聞，隱也。體物如在，則亦費矣。此前三章，以其費之小者而

子曰：舜其大孝也與。德爲聖人，尊爲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內，宗廟饗之，子孫保之。

與平聲。○子孫，謂虞思陳胡公之屬。

故大德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祿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壽。

舜年百有十歲。

故天

之生物，必因其材而篤焉。故栽者培之，傾者覆之。

材，質也。篤，厚也。栽，植也。氣至而滋息爲培，氣反而游散則覆。詩

曰嘉樂君子。憲憲令德。宜民宜人。受祿於天。保佑命之。自天申之。詩·大雅假樂之篇。假·當依此作嘉。

憲·當依詩作顯·申·重也。故大德者必受命。受命者·受天命爲天子也。

右第十七章。此由庸行之常·推之以極其至·見道之用廣也。而其所以然者·則爲體微矣。後二章亦此意。

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。以王季爲父。以武王爲子。父作之。子述之。此言文王之事。書言王季其勤。

王家·蓋其所作·亦積功累仁之事也。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。壹戎衣而有天下。身不失天下之

顯名。尊爲天子。富有四海之內。宗廟饗之。子孫保之。大音泰·下同。○此言武王之事·纘·繼也。大王·王季之父也。書云·大王

肇基王迹·詩云·至于大王·實始翦商·緒·業也。戎·衣·甲冑之屬·壹戎衣·武成文·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。武王末受命。周公成文武之德。追王大

王王季。上祀先公。以天子之禮。斯禮也。達乎諸侯大夫。及士庶人。父爲大夫。子

爲士。葬以大夫。祭以士。父爲士。子爲大夫。葬以士。祭以大夫。期之喪。達乎大夫。

三年之喪。達乎天子。父母之喪。無貴賤一也。追王之王去聲。○此言周公之事·末·猶老也。追王·蓋推文武之意·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。先公·

組紕以上至后稷也。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。又推大王王季之意。以及於無窮也。制爲禮法。以及天下。使葬用死者之爵。祭用生者之祿。喪服自期以下。諸侯絕。大夫降。而父母之喪。上下同之。推己以及人也。

右第十八章。

子曰：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。

達。通也。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。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。猶孟子之言達尊也。

夫孝者善繼人之

志。善述人之事者也。

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。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。祖。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。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。通於上下者言之。

春秋。

脩其祖廟。陳其宗器。設其裳衣。薦其時食。

祖廟。天子七。諸侯五。大夫三。適士二。官師一。宗器。先世所藏之重器。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

屬也。裳衣。先祖之遺衣服。祭則設之以授尸也。時食。四時之食。各有其物。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。

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。序爵所以辨

貴賤也。序事所以辨賢也。旅酬下爲上。所以逮賤也。燕毛所以序齒也。

昭如字。爲去聲。○宗

廟之次。左爲昭。右爲穆。而子孫亦以爲序。有事於太廟。則子姓兄弟。羣昭羣穆。或在而不失其倫焉。爵。公侯卿大夫也。事。宗祝有司之職事也。旅。衆也。酬。導飲也。旅酬之禮。賓弟子。兄弟之子。各舉觴於其長。而衆相

酬。蓋宗廟之中。以有事爲榮。故逮及賤者。使亦得以申其敬也。燕毛。祭畢而燕。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。爲坐次也。齒。年數也。

踐其位。行其禮。奏其樂。敬其所尊。

愛其所親。事死如事生。事亡如事存。孝之至也。

踐。猶履也。其。指先王也。所尊所親。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。始死謂之死。既葬則曰反

而亡焉。皆指先王也。此結上文兩節。皆繼志述事之意也。

郊社之禮。所以事上帝也。宗廟之禮。所以祀乎其先也。明

乎郊社之禮。禘嘗之義。治國其如示諸掌乎。

郊。祀天。社。祭地。不啻后土者。省文也。禘。天子宗廟之大祭。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。而以太

祖配之也。嘗。秋祭也。四時皆祭。舉其一耳。禮必有義。對舉之。互文也。示。與祝同。視諸掌。言易見也。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。記有詳略耳。

右第十九章。

哀公問政。

哀公。魯君。名蔣。

子曰。文武之政。布在方策。其人存。則其政舉。其人亡。則其政

息。

方。版也。策。簡也。息。猶滅也。有是君。有是臣。則有是政矣。

人道敏政。地道敏樹。夫政也者。蒲盧也。

夫音扶。敏。速也。蒲盧。

沈括以爲蒲葦是也。以人立政。猶以地種樹。其成速矣。而蒲葦又易生之物。其成尤速也。言人存政舉。其易如此。

故爲政在人。取人以身。脩身以道。脩

道以仁。

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。爲政在人。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。語意尤備。人。謂賢臣。身。指君身。道。天下之達道。仁者。天地生物之心。而人得以生者。所謂元者善之長也。言人君爲政。在於得人。而

取人之則。又在脩身。能仁其身。則有君有臣。而政無不舉矣。

仁者人也。親親爲大。義者宜也。尊賢爲大。親親之殺。尊

賢之等。禮所生也。

殺去聲。○人。指人身而言。具此生理。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。深體味之可見。宜者。分別事理。各有所宜也。禮。則節文斯二者而已。

在下位不

獲乎上。民不可得而治矣。

鄭氏曰。此句在下。誤重在此。

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。思脩身。不可以

不事親。思事親。不可以不知人。思知人。不可以不知天。

為政在人。取人以身。故不可以不脩身。脩身以道。脩道以仁。故思

脩身不可以不事親。欲盡親親之仁。必由尊賢之義。故又當知人。親親之殺。尊賢之等。皆天理也。故又當知天。

天下之達道五。所以行之者三。曰君臣

也。父子也。夫婦也。昆弟也。朋友之交也。五者天下之達道也。知仁勇三者。天下

之達德也。所以行之者一也。

知去聲。○達道者。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。即書所謂五典。孟子所謂父子有親。君臣有義。夫婦有別。長幼有序。朋友有信是也。知。所以知此也。

仁。所以體此也。勇。所以強此也。謂之達德者。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。一則誠而已矣。達道雖人所共由。然無是三德。則無以行之。達德雖人所同得。然一有不誠。則人欲問之。而德非其德矣。程子曰。所謂誠者。止是誠實此三者。三者之外。更別無誠。

或生而知之。或學而知之。或困而知之。及其知之一也。或安而行之。

或利而行之。或勉強而行之。及其成功一也。

強上聲。○知之者之所知。行之者之所行。謂達道也。以其分而言。則所以知者知也。所以行者仁

也。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。以其等而言。則生知安行者知也。學知利行者仁也。困知勉行者勇也。蓋人性雖無不善。而氣稟有不同者。故聞道有蚤莫。行道有難易。然能自強不息。則其至一也。呂氏曰。所入之塗雖異。而

所至之城則同。此所以為中庸。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。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。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。

子曰。好學近乎知。力行近乎仁。知恥

近乎勇。

子曰二字衍文。好近乎知之知也。去聲。○此言未及乎遠德而求以入德之事。通上文三知爲知。三行爲仁。則此三近者。勇之次也。呂氏曰。愚者自是而不求。自私者殉人欲而忘反。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。故

好學非知。然足以破愚。力行非仁。然足以忘私。知恥非勇。然足以起懦。

知斯三者。則知所以脩身。知所以脩身。則知所以治

人。知所以治人。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。

斯三者。指三近而言。人者。對己之稱。天下國家。則盡乎人矣。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。起下文九經之

也。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。曰脩身也。尊賢也。親親也。敬大臣也。體羣臣也。子庶

民也。來百工也。柔遠人也。懷諸侯也。

經。常也。體。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。子。如父母之愛其子也。柔遠人。所謂無忘賓旅者也。此列九經之目也。呂氏

曰。天下國家之本在身。故脩身爲九經之本。然必親師取友。然後脩身之道進。故尊賢次之。道之所進。莫先其家。故親親次之。由家以及朝廷。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。由朝廷以及其國。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。由其國以及天下。故

柔遠人。懷諸侯次之。此九經之序也。視羣臣猶晉四體。視百姓猶吾子。此視臣視民之別也。

脩身則道立。尊賢則不惑。親親則諸父昆弟不

怨。敬大臣則不眩。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。子庶民則百姓勸。來百工則財用足。

柔遠人則四方歸之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。

此言九經之效也。道立。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。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。不惑。謂不疑於理。不眩。謂不

迷於事。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。故臨事而不眩也。來百工則通功易事。農末相資。故財用足。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。故四方歸。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。而威之所制者廣矣。故曰天下畏之。

齊

明盛服。非禮不動。所以脩身也。去讒遠色。賤貨而貴德。所以勸賢也。尊其位。重其祿。同其好惡。所以勸親親也。官盛任使。所以勸大臣也。忠信重祿。所以勸士也。時使薄斂。所以勸百姓也。日省月試。既稟稱事。所以勸百工也。送往迎來。嘉善而矜不能。所以柔遠人也。繼絕世。舉廢國。治亂持危。朝聘以時。厚往而薄來。所以懷諸侯也。齊側皆反。去上聲。遠好惡斂並去聲。既許氣反。稟彼錦力錦二反。稱去聲。朝音潮。○此言忠信重祿。謂待之誠而養之厚。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。既。讀曰餽。餽。稟。稍食也。稱事。如周禮燕人職曰。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。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。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。朝。謂諸侯見於天子。聘。謂諸侯使大夫來獻。王制。比年一小聘。三年一大聘。五年一朝。厚往薄來。謂燕賜厚而納貢薄。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。所以行之者一也。一者誠也。一有不誠。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。此九經之實也。凡事豫則立。不豫則廢。言前定則不跲。事前定則不困。行前定則不疚。道前定則不窮。跲。其劫反。行去聲。○凡事。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。豫。素定也。跲。曠也。疚。病也。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。如下文所推是也。在下位。不獲乎上。民不可得而治矣。獲乎上有道。不信乎朋友。不獲乎上矣。信

乎朋友有道。不順乎親。不信乎朋友矣。順乎親有道。反諸身不誠。不順乎親矣。

誠身有道。不明乎善。不誠乎身矣。

此又以在下位者。推言素定之意。反諸身不誠。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。未能真實而無妄也。不明乎善。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

然。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。

誠者天之道也。誠之者人之道也。誠者不勉而中。不思而得。從容中

道聖人也。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

中並去聲。從七容反。○此承上文誠身而言。誠者。真實無妄之謂。天理之本然也。誠之者。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

真實無妄之謂。人事之當然也。聖人之德。渾然天理。真實無妄。不待思勉。而從容中道。則亦天之道也。未至於聖。則不能無人欲之私。而其爲德不能皆實。故未能不思而得。則必擇善。然後可以明善。未能不勉而中。則必固執。然

後可以誠身。此則所謂人之道也。不思而得。生知也。不勉而中。安行也。擇善。學知以下之事。固執。利行以下之事也。博學之。審問之。慎思之。明辨之。篤行

之。此誠之之目也。學問思辨。所以擇善而爲知。學而知也。篤行。所以固執而爲仁。利而行也。程子曰。五者廢其一。非學也。

有弗學。學之弗能弗措也。有弗

問。問之弗知弗措也。有弗思。思之弗得弗措也。有弗辨。辨之弗明弗措也。有弗

行。行之弗篤弗措也。人一能之。己百之。人十能之。己千之。

君子之學。不爲則已。爲則必要其成。故常百倍其功。此困

而知。勉而行者。也。勇之事也。

果能此道矣。雖愚必明。雖柔必強。

明者擇善之功。強者固執之效。呂氏曰。君子所以爲能變化氣質而已。德勝氣質。則愚者可進

於明。柔者可進於強。不能勝之。則雖有志於學。亦愚不能明。柔不能立而已矣。苟均善而無惡者。性也。人所同也。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。才也。人所異也。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。夫以不美之質。求變而美。非百倍其功。不能變。則曰天質不美。非學所能變。是果於自棄。其爲不仁甚矣。

右第二十章

此引孔子之言。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。明其所傳之一致。舉而措之。亦猶是耳。蓋包費隱。兼小大。以終十二章之意。章內語誠始詳。而所謂誠者。實此篇之樞紐也。

又按孔子家語。亦載此章。而其文尤詳。成功一也之下。有公曰。子之言美矣。至矣。寡人實固。不足以成之也。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。今無此問辭。而猶有子曰二字。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。而所刪有不盡者。今當爲衍文也。博學之以下。家語無之。意彼有關文。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。

自誠明。謂之性。自明誠。謂之教。誠則明矣。明則誠矣。

自。由也。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。聖人之德。所性而有者也。天道也。先明

乎善。而後能實其善者。賢人之學。由教而入者也。人道也。誠則無不明矣。明則可以至於誠矣。

右第二十一章。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。自此以下

十二章。皆子思之言。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。

唯天下至誠。爲能盡其性。能盡其性。則能盡人之性。能盡人之性。則能盡物之

性。能盡物之性。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。可以贊天地之化育。則可以與天地參。

矣。天下至誠。謂聖人之德之實。天下莫能加也。盡其性者。德無不實。故無人欲之私。而天命之在我者。察之由之。巨細精粗。無毫髮之不盡也。人物之性。亦我之性。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。能盡之者。謂知之無不明而處

之無不當也。贊。猶助也。與天地參。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。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。

右第二十二章。言天道也。

其次致曲。曲能有誠。誠則形。形則著。著則明。明則動。動則變。變則化。唯天下至

誠爲能化。其次。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。致。推致也。曲。一偏也。形者。積中而發外。著。則又加顯矣。明。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。動者。誠能動物。變者。物從而變。化。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。

蓋人之性無不同。而氣則有異。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。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。而悉推致之。以各造其極也。曲無不致。則德無不實。而形著動變之功。自不能已。積而至於能化。則其至誠之妙。亦不異於聖人矣。

右第二十三章。言人道也。

至誠之道。可以前知。國家將興。必有禎祥。國家將亡。必有妖孽。見乎蓍龜。動乎

四體。禍福將至。善必先知之。不善必先知之。故至誠如神。見音現。○禎祥者。福之兆。妖孽者。禍之萌。蓍。所以筮。

也。所以卜。四體。謂動作威儀之間。如執玉高卑。其容俯仰之類。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。然惟誠之至極。而無一毫私偽。而於心目之間者。乃能有以察其幾焉。神。謂鬼神。

右第二十四章。

看天道也。

誠者自成也。而道自道也。道也之道音導。○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。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。誠以心言。本也。道以理言。用也。誠者物之終始。

不誠無物。是故君子誠之爲貴。天下之物。皆實理之所爲。故必得是理。然後有是物。所得之理既盡。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。故人之心一有不實。則雖有所爲。亦如無有。

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。蓋人之心能無不實。乃爲有以自成。而道之在我者。亦無不行矣。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。所以成物也。成己仁也。

成物知也。性之德也。合外內之道也。故時措之宜也。知去聲。○誠雖所以成己。然既有以自成。則自然及物。而道亦行於彼矣。仁

者體之存。知者用之發。是皆吾性之固有。而無內外之殊。既得於己。則見於事者。以時措之。而皆得其宜也。

右第二十五章。

言人道也。

故至誠無息。自無間斷。不息則久。久則徵。徵則悠遠。悠遠則博厚。博厚

則高明。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。鄭氏所謂至誠之德。著於四方者是也。存諸中者既久。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。悠遠。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。博厚。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。博厚所以載

物也。高明所以覆物也。悠久所以成物也。

悠久。即悠遠。兼內外而言之也。本以悠遠致高厚。而高厚又悠久也。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。

博

厚配地。高明配天。悠久無疆。

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。

如此者。不見而章。不動而變。無爲而成。

音見

現。○見猶示也。不見而章。以配地而言也。不動而變。以配天而言也。無爲而成。以無疆而言也。

天地之道。可一言而盡也。其爲物不貳。則

其生物不測。

此以下。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。天地之道。可一言而盡。不過曰誠而已。不貳。所以誠也。誠故不息。而生物之多。有莫知其所以然者。

天地之道。博也。

厚也。高也。明也。悠也。久也。

言天地之道。誠一不貳。故能各極其盛。而有下文生物之功。

今夫天。斯昭昭之多。及其無

窮也。日月星辰繫焉。萬物覆焉。今夫地。一撮土之多。及其廣厚。載華嶽而不重。

振河海而不洩。萬物載焉。今夫山。一卷石之多。及其廣大。草木生之。禽獸居之。

寶藏興焉。今夫水。一勺之多。及其不測。黿鼉蛟龍魚鼈生焉。貨財殖焉。

夫音扶。華藏並去聲。

卷平聲。勺市若反。○昭昭。猶耿耿。小明也。此指其一處而言之。及其無窮。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。蓋舉全體而言也。振。收也。卷。區也。此四條。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。然天地山川。實非由積累而

後大。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。

詩云。維天之命。於穆不已。蓋曰。天之所以爲天也。於乎不顯。文王之

德之純。蓋曰。文王之所以爲文也。純亦不已。於音烏。乎音呼。○詩。周頌維天之命篇。於。歎辭。穆。深遠也。不顯。猶言豈不顯也。純。純一不雜也。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。程子曰。天道不已。文王純於天道。亦不已。純則無二無雜。不已則無間斷先後。

右第二十六章。言天道也。

大哉聖人之道。包下文兩節而言。洋洋乎發育萬物。峻極于天。峻。高大也。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。優優大哉。

禮儀三百。威儀三千。優優。充足有餘之意。禮儀。經禮也。威儀。曲禮也。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。待其人而後行。總結上兩節。故曰苟

不至德。至道不凝焉。至德。謂其人。至道。指上兩節而言也。凝。聚也。成也。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。致廣大而

盡精微。極高明而道中庸。溫故而知新。敦厚以崇禮。尊者。恭敬奉持之意。德性者。吾所受於天之正理。道。由也。溫。猶燐溫之

溫。謂故學之矣。復時習之也。敦。加厚也。尊德性。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。道問學。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。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。不以一毫私意自蔽。不以一毫私欲自累。涵泳乎其所已知。敦篤乎其所已能。此皆存

心之屬也。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。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。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。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。此皆致知之屬也。蓋非存心無以致知。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。故此五句。大小相資。首尾相應。聖賢所示入德之方。莫

詳於此。學者宜盡心焉。是故居上不驕。爲下不倍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。國無道其默足以容。

詩曰：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其此之謂與。倍與背同。與平聲。○與。謂與起在位也。詩。大雅烝民之篇。

右第二十七章。言人道也。

子曰：愚而好自用，賤而好自專，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，如此者，裁及其身者也。

好去聲。裁古災字。○以上孔子之言。子思引之。反。復也。非天子，不議禮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。此以下。子思之言。禮。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。度。品制。文。書名。

今天下，車同軌，書同文，行同倫。行去聲。○今。子思自謂當時也。軌。轍迹之度。倫。次序之體。三者皆同。言天下一統也。雖有其位，苟無

其德，不敢作禮樂焉；雖有其德，苟無其位，亦不敢作禮樂焉。鄭氏曰。言作禮樂者。必聖人在天子之位。子

曰：吾說夏禮，杞不足徵也；吾學殷禮，有宋存焉；吾學周禮，今用之，吾從周。此又引孔子之

言。杞。夏之後。徵。證也。宋。殷之後。三代之禮。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。但夏禮既不可考證。殷禮雖存。又非當世之法。惟周禮乃時王之制。今日所用。孔子既不得位。則從周而已。

右第二十八章。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。亦人道也。

王天下有三重焉，其寡過矣乎。王去聲。○呂氏曰。三重。謂議禮制度考文。惟天子得以行之。則國不異政。家不殊俗。而人得寡過矣。上焉者，雖

善無徵。無徵不信。不信民弗從。下焉者。雖善不尊。不尊不信。不信民弗從。謂時王

以前。如夏商之禮雖善。而皆不可考。下焉者。謂聖人在下。如孔子雖善於禮。而不在尊位也。

故君子之道。本諸身。徵諸庶民。考諸三王而

不繆。建諸天地而不悖。質諸鬼神而無疑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。

此君子。指王天下者而言。其道。即

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。本諸身。有其德也。徵諸庶民。驗其所信從也。建。立也。立於此而參於彼也。天地者。道也。鬼神者。造化之迹也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。所謂聖人復起。不易吾言者也。

質諸鬼神

而無疑。知天也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。知人也。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

下道。行而世爲天下法。言而世爲天下則。遠之則有望。近之則不厭。

動。兼言行而言。道。兼法

則而言。法。法度也。則。準則也。詩曰。在彼無惡。在此無射。庶幾夙夜。以永終譽。君子未有不如此

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。惡去聲。射音妒。詩作數。○詩。周頌振鷺之篇。射。厭也。所謂此者。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。

右第二十九章

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。亦人道也。

仲尼祖述堯舜。憲章文武。上律天時。下襲水土。

祖述者。遠宗其道。憲章者。近守其法。律天時者。法其自然之運。襲水土者。因其一定之

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。

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。無不覆幬。辟如四時之錯行。如日月之代明。

辟音譬。幬徒報反。錯猶迭也。此言聖人之德。

萬物並育而不相害。道並行而不相悖。小德川流。大德敦化。

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。

悖猶背也。天覆地載。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。四時日月。錯行代明而不相悖。所以不害不悖者。小德之川流。所以並育並行者。大德之敦化。小德者。全體之分。大德者。萬殊之本。川流者。如川之流。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。敦化者。敦厚其化。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。此言天地之道。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。

右第三十章。言天道也。

唯天下至聖。爲能聰明睿知。足以有臨也。寬裕溫柔。足以有容也。發強剛毅。足

以有執也。齊莊中正。足以有敬也。文理密察。足以有別也。

知去聲。齊側皆反。別彼列反。聰明睿知。生知之實。臨。

謂居上而臨下也。其下四者。乃仁義禮知之德。文章也。理。條理也。密。詳細也。察。明辯也。

溥博淵泉。而時出之。

溥博。周徧而廣闊也。淵泉。靜深而有本也。出。發見也。

言五者之德。充積於中。而以時發見於外也。

溥博如天。淵泉如淵。見而民莫不敬。言而民莫不信。行而民

莫不說。

見音現。說音悅。極其盛。而發見當其可也。

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。施及蠻貊。舟車所至。人力

所通。天之所覆。地之所載。日月所照。霜露所墜。凡有血氣者。莫不尊親。故曰配

天。施去聲。隊音墜。○舟車所至以下。蓋極言之。配天。言其德之所及。廣大如天也。

右第三十一章。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。亦天道也。

唯天下至誠。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。立天下之大本。知天地之化育。夫焉有所

倚。夫音扶。焉於虔反。○經綸。皆治絲之事。經者。理其緒而分之。綸者。比其類而合之也。經。常也。大經者。五品之人倫。大本者。所性之全體也。惟聖人之德。極誠無妄。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。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

法。所謂經綸之也。其於所性之全體。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。而天下之道。千變萬化皆由此出。所謂立之也。其於天地之化育。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。非但聞見之知而已。此皆至誠無妄。自然之功用。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

能。肫肫其仁。淵淵其淵。浩浩其天。肫之純反。○肫肫。懇至貌。以經綸而言也。淵淵。靜深貌。以立本而言也。浩浩。廣大貌。以知化而言也。其淵其天。則非特知之

而已。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。其孰能知之。聖知之知去聲。○固。猶實也。鄭氏曰。惟聖人能知聖人也。

右第三十二章。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。亦天道也。前章言至聖之德。此章言至誠之道。然至誠之道。非至聖不能知。至聖之德。非至誠不能爲。則亦非二物矣。此篇言聖人天

道之極致。至此而無以加矣。

詩曰衣錦尙絢。惡其文之著也。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。小人之道的然而日

亡。君子之道淡而不厭。簡而文。溫而理。知遠之近。知風之自。知微之顯。可與入

德矣。

衣去聲。綢口迴反。惡去聲。闇於感反。○前章言聖人之德。極其盛矣。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。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。詩。國風衛碩人。鄭之丰。皆作衣錦襲衣。襲。綢同。禪衣也。尙。加也。古之學者爲

己。故其立心如此。尙絢故闇然。衣錦故有日章之實。淡簡溫。綢之襲於外也。不厭而文且理焉。錦之美在中也。小人反是。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。是以的然而日亡也。遠之近。見於彼者由於此也。風之自。著乎外者本乎內也。微

之顯。有諸內者形諸外也。有爲己之心。而又知此三者。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。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。詩云。潛雖伏矣。亦孔之昭。故君子內省不

疚。無惡於志。君子之所不可及者。其唯人之所不見乎。

惡去聲。○詩。小雅正月之篇。承上文言莫見乎隱。莫顯乎微也。疚。

病也。無惡於志。猶言無愧於心。此君子謹獨之事也。詩云。相在爾室。尙不愧于屋漏。故君子不動而敬。不言而信。

相去聲。○詩。大雅抑之篇。相。視也。屋漏。室西北隅也。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。恐懼。無時不然。不待言動而後敬信。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。故下文引詩並言其效。詩曰。奏假無言。時

靡有爭。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。不怒而民威於鈇鉞。

假格同。鈇音夫。○詩。商頌烈祖之篇。奏。進也。承上文而遂及其效。言

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。極其誠敬。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。威。畏也。鈇。壑斫刀也。鉞。斧也。詩曰。不顯惟德。百辟其刑之。是故君子篤恭

而天下平。

詩·周頌烈文之篇。不顯·說見二十六章。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。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。而諸侯法之。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。篤·厚也。篤恭·言不顯其敬也。篤恭而天下平。乃聖人至德淵

微·自然之應。中庸之極功也。

詩云。予懷明德。不大聲以色。子曰。聲色之於以化民。末也。詩曰。德輶

如毛。毛猶有倫。上天之載。無聲無臭。至矣。

輶由西二音。○詩·大雅皇矣之篇。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。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。又引孔子之

言·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。今但言不大之而已。則猶有聲色者存。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。不若烝民之詩。所言德輶如毛。則庶乎可以形容矣。而又自以爲謂之毛。則猶有可比者。是亦未盡其妙。不若文王之詩。所言上天之事。無聲無臭。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。蓋聲臭有氣無形。在物最爲微妙。而猶曰無之。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。非此德之外。又別有是三等。然後爲至也。

右第三十三章。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。反求其本。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。推而言之。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。又贊其妙。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。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。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。至深切矣。學者其可不盡心乎。

